

◎ 文物揭秘 ◎

## 谁在收藏中国

吴树

31 这一下真把这位“拧”姓男人给逼上绝路了。你说眼学可靠，我请了几十位专家会诊，结果人家几十双眼睛敌不过你一两双眼睛。用科学手段测试，假若没通过，你一定会说要尊重科学，这通过了，你还是不承认。这不是没道理可讲了吗？得，豁出去了，宁志超干脆辞去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工作，在北京买了一处房子住下，摆出一副不把他那两只元青花象耳瓶送进宫誓不罢休的架势。

现在有人听了这事儿私下里纳闷：那姓宁的是不是有毛病？元青花的市场价格明摆在那儿，一个元青花大罐就拍出两个亿，这两只大瓶子得卖出多少钱来呀？就算卖掉一只怎么也得撑死你几代人！人家国内的元青花瓷器想拿到国外去卖找不着门、出不去，你宁志超倒好，从国外打了火印拿回来，人家“官里”不要，你还死乞白赖地纠缠不休，这唱的是哪门子戏？别说“官里”不认，就我们这些“官外”人，单从道理上就不认了，你这不是假的也是假的！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们这位“拧”老先生下了死决心要破釜沉舟，打破国内文物鉴定的僵死局面。“一‘拧’就是近20年，头上的黑发变成白发，他几乎由富人变成了穷人。他先后到英国、土耳其等几个收藏元青花较多的国家博物馆进行实物考察，遍访了国内所有对元青花研究确有心得的专家学者，并利用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不断进行各种数据测试与研究，最后写下了洋洋洒洒、长达数百万字、重达几十公斤的元青花研究著作并出版，成为国内民间收藏、研究元青花方面颇有名气的大家。近期出版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一书，更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20年了，您完全可以过着另一种富裕、安逸的日子，这样做，究竟为什么？”采访结束时我问宁志超。

“很简单，完成母亲遗愿，将这两只瓶子捐献给国家。”喝了一口闷酒，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家，近百年的元代历史，真的就像故宫专家所说的那样，只留下300件瓷器，还都在国外。”说到这里，老人有些哽咽，自斟自饮又喝了两口酒。

“也许您说的不无道理，可这文物鉴定似乎是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假如您跳出现有的角色，作为旁观者想想，是选择相信故宫的专家还是相信您呢？”

“当然是相信‘官里’的专家……可他们并不是神，他们也出错！故宫买错文物、接受捐赠赝品的笑话还少吗？再说，我现在跟他们的分歧已经超出这件事的本身意义了，而是事关一个民族如何负责任地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的重大是非！我们祖先创造的元青花，凭什么就死说只有外国博物馆有，我们自己的民族反倒没有真品、没有精品了呢？难道元代的老百姓是用宋代的碗盛饭盛菜、使宋代的茶盏酒杯饮茶喝酒？难道元代的瓷窑都只为外国人烧造瓷器？”

“如果说在您捐献之初，元青花的市场天价尚未形成，而现在您为什么还如此执著地非得要一条道儿走到黑？凭着50位专家的联合签名，还有几家仪器测试结论，您这一对瓶子怎么也能卖上几千万、甚至上亿吧？”

“……来，还是喝酒吧！”老人显然对回答这个被人问过无数次的问题不感兴趣。

宁志超捐献元青花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没讲完，因为他人还活着，因为他母亲的遗愿还没实现，更重要的是他已然向中国文物鉴定界某种权威、某种格式、某种潜规则发起了挑战。而这一场虽然难见硝烟，却充满了悬念、充满了刺激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

在此，记者有必要声明：本人仅对史树青、宁志超二位先生，以及其他有着同类行为者的爱国热情表示敬慕，但对于他们欲捐赠之物的真伪，实在没有能力说三道四。同时，我也敬重那些尊重科学、信奉真理、持操守德的中国文物把关人，感谢他们为丰富和纯洁祖国的传统文化所作的重大贡献。不过就事论事，我的确心存疑虑：为什么没有一个机构有能力对二位捐献之物作出令人信服的权威结论？万一这两位老者所捐献之物确实是块“和氏璧”呢？文物鉴定究竟由谁说了算？“眼学”是不是“人学”的双胞胎？尤其是对资深鉴定大家史树青老人的“捐献风波”而言，无论那把“越王剑”孰真孰伪，最终都是一场悲剧——是“真”，则对我国文物的鉴认制度是一次大嘲讽（这种嘲讽在史老以往的捐献中已经不只一次地出现过），是“假”，则对中国文物鉴定家的所谓“眼学”是一次大嘲弄，因为史老的身份摆在那儿。由此可及：深藏故宫和各级博物馆的那些既非国家考古队直接发现、直接出土，又非传承有序的藏品，又如何让世人放心呢？



（德）弗拉克  
丁君君  
译著

## 海,另一个未知宇宙

◎ 热书快读 ◎

4

距离我们时代廿五亿年前，超大陆基本上只包括今天的北美和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和早期欧洲的一部分。

世界史上的第一块大陆是一片空旷死寂的岩石沙漠，到处是耀眼的岩浆，很难称得上赏心悦目。然而，海洋深处却在悄悄动作着。

荒寂的地球依然不时迎来一些大大小小的不速之客——小行星坠入海洋，撞击大海，还有一些小型陨石，其中有些大小相当马洛卡岛和西西里岛。但地球已度过了最可怕的炼狱时代。新来的帮手环视地球一圈，干劲勃发。这一刻，她相信生命的创造已万事具备，于是她开始工作。

这位帮手就是进化女神，她早已胸有成竹。正如每一位优雅的淑女，她带着一个手提包。

你们想进化女神的手提包？没问题！然而在此之前，我们还需好好研究一下地球的结构。因为正是这承载着古老地球的力量导致了地球的分裂。如果大自然没有送给我们的行星一帖重要处方——板块构造，地球上永远不能出现生物。

如果你小时候读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地心历险记》，那么你或许已和他一起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地心之旅。然而在真实的生活中心，这样的旅行其实没有那么浪漫。要深入地球的心脏，我们需要一种配备强劲空调的抗高温旅行器，而且沿途完全没有风景可看。

在凡尔纳的小说中，科学家们在地球心发现了迷宫般的洞穴群、海底海洋和罕见的巨大蘑菇，电影版本还为故事添加了各式各样的滑稽角色，最后整个团队在一次火山喷发时，沿着火山口冲上了地面。从史前的死亡之地中沿着燃烧的火山口飞出来，然后毫发无损地落到大海里，这位法国人的想象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事实上，我们完全不可能以这种方法逃出虎口，更不可能享受如此舒服的降落过程。相反地，我们要借助一个超级大钻头才能深入地球的岩石圈中，冲破这层坚不可摧的地壳，而且在七十至一百公里深处时，温度将会上升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岩石圈的海洋地壳与大陆地壳好似漂浮在一片奇特大洋上的岛屿，软流圈是缓慢移动的滚烫岩石构成的较具流动性的层圈，其厚度能达到两百公里，而地壳的一部分就像糖浆上的巧克力片一样，在其上流动着。倘若我们的旅行器能够承受这一座摄氏一千两百至一千五百度的高温炉，那么我们才能穿越软流圈。

下一个挑战则是地幔，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酷热的高温。地幔厚达两千八百六十公里，比软流圈更黏稠，它同样以每年几公分的速度向前移动。然而令我们苦不堪言的不仅是高温，同时还有巨大的压力。但我们勇敢非凡，不畏困难，克服了这一关，终于在单调的红色岩浆簇拥下抵达了一处光芒四射的地域——地核的外部。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岩石中穿行，而现在我们抵达了液态金属的王国——外核，这里的金属主要是铁，还带有少量镍。到了这时候，你大概得用湿毛巾擦脸了。在接下来两千两百五十公里的路途中，温度将达到非人道的摄氏四千度。然后，我们的钻头撞上了有趣的东西——某种坚硬的物质。

谁在这里？没有人。地球的内核阻止了我们：内核与外核的成分都是金属，然而内核是固态金属。这里的强大压力不允许任何物质流动、移动。为了抵达凡尔纳的地心，我们还得再次启动钻头，往下钻六百一十公里，然而这一工作不做也罢。地核酷热无比，中心的压力高达三千六百千巴，从地质学意义上而言当然非常有趣，但对于游客而言，其无聊程度不亚于沃尔夫斯堡的夜色。

因此我们还是打道回府为妙。走了这一趟，我们毕竟还是知道了以下这些事实——地球的一部分是液态，内部一直运动不息，温度奇高，且压力足可杀人。这是一个以慢动作缓缓沸腾的地狱。我们就生活在这一地狱的表面——我们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薄薄的地层没有完全封闭，而是被分成了碎块，在软流圈的岩浆大洋上漂浮。

如果地球不是这样破裂粗糙，将会发生什么状况？请想象一下蒸锅中的鸡蛋。这是一场力的争夺，气体想逃逸出来，而物质停滞不前，蛋壳遭受着上下左右的各方压力。这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早餐鸡蛋。如果你在将鸡蛋放进沸腾的水之前没有在壳上敲开一个小洞，那么鸡蛋会爆炸。只有这样，它才能放出蒸气，并在几分钟之后变成固态，获得一种新的稳固性。

◎ 长篇拔萃 ◎

## 爱恨悲歌

赵培龙

35

病房内静悄悄的，老太太依然昏睡着。刘嫂已收拾好包裹准备离开。吴解放希望刘嫂下午就能回来，他说曾可莲病了，同样没人照料。

很晚了，吴解放才赶回家。打开家门，里边黑漆漆的没有开灯。曾可莲仍然躺在床上，看样子一天没有下地。吴解放没有立即开灯，而是蹑手蹑脚地到厨房烧水做饭。经过一阵忙碌，简单的饭菜终于做好。

打开灯，曾可莲睁开惺松睡眼。

吴解放盛上饭菜，曾可莲经过洗漱，颤颤抖抖地坐到桌前。吃了两口，胃里闹得慌，于是停下筷子，坐在一边愣神。

吴解放看出曾可莲分明有什么心事，边吃边问：“妍妍这孩子虽然脾气拗，但总归是通晓事理的，道理讲清了，她会做明白人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曾可莲叹气道：“问题是这个姓贾的孩子本人不差，说他家庭不行，道理摆不上桌面，连我都感到没说服力，没法开口，烦死人啦。”

吴解放只顾吧吧吧吃饭，似乎无话可说，其实在寻思曾可莲的这番话。接到母亲电话，吴曾妍很不情愿，她只好给贾怀当打了电话，让其下周再过去。直觉告诉吴曾妍，这次回家兆头不好。

周末，吴曾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中。吃完晚饭，曾可莲将吴曾妍叫到卧室。曾可莲刚想说话，吴解放探头进来。吴解放严肃地冲她们娘俩说：“你们两个出来。”

吴曾妍感到气氛不对，纳闷儿走了出来。吴解放用居高临下口吻说：“今天，开个家庭会，认真商讨一件事。”曾可莲见吴解放板着脸，冲他说：“刚才不是说了，别弄得紧张兮兮的，”然后语调温和地对吴曾妍说：“小妍呀，妈妈问你一件事，听说，最近你在跟人交往，真有这么事？”

沉默片刻，吴曾妍平静地回答：“是。”

话音刚落，吴解放迫不及待地问：“那么，有人说你跟贾怀当，就是救你的那个大学生交往是真的？”

吴曾妍同样冷静地回答：“是。”

吴解放一听，血直上涌，但竭力控制情绪：“什么时候开始的，谁主动提出来的？”

吴曾妍虽然好气又好笑，但出于对父母的尊重，还是低着头，摆弄着手指低声回答：“大概一两个月吧，是我主动的。”

吴解放实在有些不耐烦了，张嘴刚想说什么，曾可莲赶紧给他使眼神，他只好憋了下来。曾可莲说：“听说，贾怀当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可是小妍，仅凭这些，行吗？婚姻是终身大事，除了要了解对方的人品长相出身身体等，社会背景同样重要，比如父母如何，家人怎样，这些你都知道吗？”

吴曾妍没好气地说：“知道，贾怀当有个无赖的爸爸，二流子妈妈，还有一个不三不四的叔叔，在贾舍是出了名的下三烂人家。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爸爸妈妈，这些与贾怀当、与我、与你们，甚至与姨父姨妈有何相干呢？”

一席话，刺激得吴解放跳起来：“你，你，你这孩子，怎能这样讲话，你真不懂事还是假不懂事，是我脑子出了毛病还是你的脑子出了毛病，啊？”

吴曾妍从未见过爸爸冲自己发这么大火，顿时委屈得两串泪珠滚滚而下。曾可莲赶紧拿来毛巾边替女儿擦泪边说：“小妍呀，爸爸妈妈为你好才这么着急，说实在的，起初可艾跟我说这事我也没在意，可听了有关他的家庭和家人的事情后，我还真的替你操心。”

“你们哪是操心，分明是图面子，要虚荣，看不起人，不尊重人！”说罢，吴曾妍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

吴解放火了，吼道：“你听听，你听听，这都说的什么话，书都念到狗肚里去了。告诉你吴曾妍，从今天开始，不许再与那个贾怀当来往，他如果不听劝阻主动联系你，让我发现了，别怪我不客气，到时候后果他自己负责。”说罢气愤地走了出去，“砰”地关上院子大门。

吴曾妍听了这番话，哭得更加伤心了，她不停地说道：“不讲理，不讲理，怎能这样不讲理。”

曾可莲将哭成泪人一般的吴曾妍扶进卧室，边帮她擦泪边安慰：“你这孩子真是，再怎么委屈也不能跟你爸这样讲话，他是真心为你好，才生那么大的气，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说过你半句？看你把他气的。”

“这哪是为我好，分明就是死要面子。”吴曾妍哭着继续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干嘛把话说得那么难听那么绝情？太不讲理了。”说罢又“呜呜”哭了起来。

坐在一边的曾可莲抚摸着女儿，一个劲地发呆叹息，她一筹莫展，不知道自己劝什么好，她自己都不知道女儿与贾怀当交往究竟错在哪里。唉，婚姻啊婚姻，为什么总是那么令人不可思议？看看女儿，想想自己，曾可莲泪流满面。



插图：小平